



奥尼尔戏剧研究  
论文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

---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157,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875插页2

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压膜)1—2,000册

---

ISBN7—104—00044—5/J·23 定价 3.20元

## 写在前面

1987年2月24日至27日，中央戏剧学院和山东大学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联合召开尤金·奥尼尔学术会议，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文艺研究单位、戏剧团体、出版单位、新闻单位的专家学者和负责同志曹禺、吴雪、凤子、葛一虹、刘厚生、徐晓钟、陈之安、丁扬忠、黄嘉德、毕裕、陈慧、荒芜、赵澧、龙文佩、欧阳基、刘海平、汪义群、梅绍武、谢榕津、郭继德、张继文、蒋虹丁、蒋嘉、陈渊、胡允桓、杨知、西门露沙、兰光、周来、陈颀、张奇虹、谢亢、朱静兰、陆文岳、郝一星、刘国彬、张榕以及中央戏剧学院奥尼尔研究中心全体成员等一百余人。

这是一次盛大的学术会议。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我国就有一些专家学者开始研究和翻译奥尼尔的戏剧，其中有些剧本早已被搬上舞台；但是召开这样的学术会议，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我国的戏剧大师曹禺同志以主席身分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以名誉院长身分代表中

央戏剧学院，向参加大会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祝贺。他的热情洋溢和富有教益的讲话，表明他自己研究奥尼尔戏剧的兴趣不减当年。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鼓舞。

由于中央戏剧学院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们事先曾向一些老年专家学者表示歉意，不敢烦劳他们亲自前来参加会议；但是年近八旬的黄嘉德教授和毕裕教授还是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来了。参加会议的还有其它年事已高的专家学者，他们都是从三十年代起就开始研究奥尼尔戏剧的。杨周翰教授和戴镛龄教授虽然没有亲自参加会议，但是派来了他们各自的博士生，并指导他们为参加会议撰写了论文。

中央戏剧学院奥尼尔研究中心是1935年在美国文学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成立的。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嘉教授还一再表示，如有可能，他愿意参加“中心”的学术活动。他也是我国长期研究奥尼尔戏剧的学者。可惜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他已与世长辞了。

这次会议得到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今日中国》(英文版)、《中国建设》(北美版)、《外国戏剧》、《剧本》、《戏剧报》、《戏剧》等报刊杂志的大力支持，它们都为会议发表了报导文章或学术论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戏剧出版社的鼓励下，我们将一部分参加会议的论文编成此书，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

版。我们在此对没有参加但支持会议的单位和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这是一次老中青三结合而以中青年为主体的学术会议。它十分令人高兴地显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我国社会主义的阳光雨露使老一代的专家学者真正焕发了青春，使青年一代正在茁壮成长，而作为中坚力量，我们的中年专家学者对于奥尼尔的研究都是很有成就的。奥尼尔是美国戏剧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也是美国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戏剧家。他不仅开创了二十世纪美国戏剧的新局面，而且对于世界各国的戏剧艺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他的丰富多采的戏剧创作对我们很有研究价值和借鉴作用。我相信，我国的专家学者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一定能够对他的创作成就作出全面的科学评价，并从中汲取有益于我们的东西。

这次会议给人们留下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所有的专家学者一无等级观念，二无门户之见，三无学阀作风。他们唯一的兴趣是进行学术探讨，交流经验，互相帮助，畅所欲言，使会议自始至终保持着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他们一致认为，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大家都受益匪浅。会后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也对这次会议表示赞赏，并希望今后能为召开这样的学术会议创造较好的条件。

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我们接受了各方面的建

议，并经过反复磋商，决定成立中国奥尼尔研究会，以代替中央戏剧学院奥尼尔研究中心。会场仍然设在中央戏剧学院，由学院选派专职人员处理研究会的日常工作。研究会将每隔两年举行一次学术会议，以便互相交换研究信息，进行学术讨论，编印成书，继续向我国读者介绍奥尼尔的戏剧创作成就。这也是研究会的基本宗旨与活动内容。

奥尼尔是一位多产作家。就目前所能见到的作品而言，他写有四十多个剧本和一些戏剧理论文章。他的戏剧创作内容和表现方法都比较复杂，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主要是剧作家，而不是戏剧理论家；但是研究他的戏剧理论，有助于理解他的戏剧创作。由此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研究工作是大量的；本书所涉及的范围很有限，我们将逐步地加以扩大，并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深感译名不统一是个难于解决的问题。例如奥尼尔的名剧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就有三个常见的同译名：《悲悼》（或《悲悼》三部曲）；《厄勒克特拉服丧》；《只因素服最相宜》。我们很难说那一个译名最好。奥尼尔的自传体戏剧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也有三个常见的译名：《直到深夜的漫长一天》；《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长夜漫漫路迢迢》。第二种和第三种译名基本上

是同一含意；它和第一种译名的含意则不相同。那么哪一种译名比较好呢？我曾就这个问题求教于两位美国教授。他们一个认为第一种译名比较好，另一个则持相反的态度，双方都是以剧本反映的生活内容为依据的。我认为译名不必强求统一；但是这对于一般读者却会造成困难。我们现在只能在译名后面附上原文。

此外，在奥尼尔的剧本中，人名地名还有更多的不同译法。这是需要读者自己注意的问题。至于他的个别剧本的不妥译名，本书中不曾采用。

本书所收论文经廖可兑、欧阳基、龙文佩、汪义群、刘海平审定，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廖可兑

1987年5月于中央戏剧学院



## 目 次

写在前面	廖可兑(1)
在奥尼尔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曹 禹(1)
尤金·奥尼尔的《马可百万》 和老子的“道”	欧阳基(8)
奥尼尔与老庄哲学	刘海平(21)
人的价值的探索 ——浅论《毛猿》主题的开拓	汪义群(37)
奥尼尔和他的剧本《进入黑夜的 漫长旅程》	郭继德(56)
尤金·奥尼尔和他的四幕剧《黄金》	黄嘉德(74)
论奥尼尔的《悲悼》	廖可兑(82)
论《休伊》 ——奥尼尔创新的独幕剧	蒋 嘉(100)
尤金·奥尼尔的后期剧作	龙文佩(112)
浅论奥尼尔后期的创作	梅绍武(132)
奥尼尔剧作的源流、表现手法 及其对美国戏剧的影响	陈 渊(149)

奥尼尔作品的美学距离问题	华明(162)
奥尼尔戏剧中大海的象征意义	张继文(176)
奥尼尔剧作中人物的悲剧	
价值分析	白牛(191)
奥尼尔的悲剧观	程朝翔(208)
对立与主导	
——论奥尼尔戏剧思想的 深层结构	任生名(218)
《琼斯皇》写作法	于乐成(237)
附一：奥尼尔研究在中国	岳小燕(250)
附二：尤金·奥尼尔年表	傅鸿础 辑(268)

## 在奥尼尔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曹 禺

由中央戏剧学院和山东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奥尼尔学术讨论会，是很有意义的。我来参加这个讨论会感到特别高兴。

奥尼尔戏剧对中国戏剧确实有影响。他的戏剧在美国戏剧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更深、更久远。可以说，有了奥尼尔，才有了真正的美国戏剧。

奥尼尔一生中写出了那么多为世人称颂的剧作，这与他本人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他幼年时便开始接触戏剧，他的父亲是一个演了一辈子《基督山伯爵》的演员。奥尼尔的个人经历相当丰富，他当过记者，干过许多行业，也当过海员。由于职业(海员)的关系，他到过许多国家，接触了許多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因此，他对世态人情看得深，看得透，看得远。他希望把自己经历的人生如实反映出来。他的作品深刻反映了美国社会给他带来的失望、迷惘，正是这个社会使他消极，使他

产生了对人生的悲观理解。

奥尼尔精力过人，勤于钻研学习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文化和欧洲文化。但他却无法解释他所看到的种种社会现实。因此，他为找不到解决办法而苦恼。他看到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指出了社会的问题性。他热爱生活。他的悲观是有积极性的，他企图解释人生，偶尔他甚至于想到别人应该如何生活下去。我想这可能是奥尼尔性格的一个突出特征。

我读过奥尼尔的一些剧本，特别是他的那些较重要的剧本，一般我都读过。我最早接触他的戏剧，是在我年轻时，当时读的大多是描写海上生活的独幕戏。奥尼尔自己认为这些独幕剧中，他比较满意的是《东航卡迪夫》。奥尼尔在海上生活了许多年，有生活。因此，他对大海以及在海上生活的人们的描写，是很有深度的。

奥尼尔还写过一些描写美国农场生活的剧本，如《天边外》，《榆树下的欲望》等。但总的给人的感觉是，找不到生路。我最早读《天边外》时还很年轻，看不出更多的东西来。现在我重读这个剧本，感觉就深刻多了。剧中描写的天边外是一个令人神往、美丽动人的地方。两兄弟（罗伯特和安德鲁）都渴望离开闭塞、单调的农场生活，出海远航，去到那遥远的天边外，寻找那可爱的天外仙境。由于意外变故，安德鲁取代了罗伯特，与舅舅一道去航海。罗伯特则由于陷入自身的苦恼，躺倒在病床上，临

死前，他幻想着天边外的自由生活。罗伯特认为自己是失败者，而安德鲁是最大的失败者。我们通过这个剧本，可以看出奥尼尔在他的早期剧作中反映的人生现实，态度是消极的。

奥尼尔一生中对各种各样的戏剧形式进行了尝试。有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等等。《琼斯皇》是奥尼尔表现主义的代表作之一。早年教过我的张彭春先生，曾最先向我提过这出戏。当时他刚刚从美国回来，告诉我他在美国看过一出戏，讲的是一个黑人逃进了森林里，后边有许多人追杀他。随着阵阵的鼓声，他的面前出现了许许多多阴森恐怖的场面。后来，我写了《原野》，里面也有鼓声出现，有人说，我这是抄袭《琼斯皇》。这个误解颇有意思。我不曾读过这个剧本。《原野》是中国的，无论在主题、人物和故事上和这个剧本不相干。我在修改《原野》时，把那鼓声改为警声了。

奥尼尔一生一直反对商业戏剧。他是从普林斯顿开始他的戏剧生涯的，而且也正是从那里开始出名的。我觉得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大城市才能产生大剧作家，地方也一样，也可以产生出大剧作家。奥尼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能只是一味地盯着“百老汇”。它演出的某些剧本也是从地方产生出来的。

我国近几年上演了一些奥尼尔戏剧，如《安娜·克里斯蒂》、《天外边》、《榆树下的欲望》、《归家》等。我是在电

视上看的《安娜·克里斯蒂》，这出戏演得不错，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我以前在英国访问时，在莎士比亚故乡的一个破旧的汽车库里看过这出戏。汽车库里冷极了，我是披着毯子看完这出戏的。演员很多是有名气的，戏演得很精彩。当时最令我感动的是人物的激情，那种激情是很少见的。演员演得认真，可以感觉到，激情是发自他们内心的，绝不是表面的。剧中人都梦想着在陆地上找到一块安乐地，可是他们没有钱，最终只能在大雾中，在久住的驳船上听那即将远航的汽笛声中离去。给我的感觉是，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他们（指克里斯和大海的产物，水手伯克）和好了。伯克用自己的爱给安娜带来了新生。但他们的希望在哪里？在茫茫的大海里，用老头子的话说：“我恨透了大海，但是我又不得不去。”我觉得《安娜·克里斯蒂》描写的是人生的恐惧与悲哀。历尽艰辛的海上生活，哪一年才能结束？意味是深长的。

《毛猿》是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的作品，写的是寻找自我在生活中的归属。一个被侮辱、被欺负的小人物经过种种磨难，最后在动物园的笼子里找到了他自认为属于他的归宿。可恰恰在这个笼子里，他又被毛猿活活掐死了。说明社会是冷酷无情的，主人公受着非人的待遇。不但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他的藏身之地，即便是动物园里，也无他的落脚之处。

《榆树下的欲望》是一个描写争夺财产的老主题。儿子与继母为财产而争夺，继母则为了表示对儿子的爱恋，而掐死了自己与儿子生的儿子。尽管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主题。但经奥尼尔的精心加工，却把人类生活的锋芒，直接指向了人性的最根本的地方。为了爱情，可以把亲生子掐死，以表明她是真爱。这种写戏方法，既有作者对人生的感情抒发，也有对人生各种不同遭遇的真实感情。desire一词（意为欲望、情欲、愿望等）含义相当丰富，它既含有人对性的欲望，也有对财产或对人的占有欲。

《奇异的插曲》这出戏我国尚没有演过。这出戏很长，有许多独特的技巧，如剧中的旁白和意识流的东西经常出现，但它的旁白不像中国的那种旁白。那是给观众听的，它却是剧中人物更深地解释自己的。奥尼尔就是这样运用各种创作方法来充分表现人的复杂性。

奥尼尔是划时代的伟大剧作家，他追求戏剧上的高度艺术；他敢于汲收，也善于汲收。他读了那么多的书，古典的、欧洲的，最主要的是古希腊的悲剧。这些知识对奥尼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弗洛伊德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很明显。易卜生、斯特林堡以及契诃夫也都对他产生过影响。

作为一个剧作家，不但要有生活，而且还要善于汲收，善于继承。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许多新的戏剧

流派，奥尼尔对这些新的戏剧形式进行了大胆尝试。

奥尼尔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幸，母亲吸毒等，使他一度对人生产生了悲观厌倦的想法。但他热爱生活，一个悲观主义者并不是不热爱生活，他恰恰是由于对生活热爱到了极点，看到了生活的真实，而苦于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才产生了悲观情绪。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作为剧作家，必须热爱生活，拥抱生活。但首先要有生活，然后才能拥抱，在拥抱中悟出一个道理来。不是胡思乱想，见了生活就写。要多思多想，要有一个对生活的正确看法，才能写出真正的好东西来。

奥尼尔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作家，尽管由于找不到生活的真正出路，但他对戏剧创作有着强烈的欲望。作为一个作家来讲，没有强烈的创作欲望是不可取的。

奥尼尔写了那么多的好作品，很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我们应多多上演他的戏，开展奥尼尔戏剧的研究工作，努力提高研究奥尼尔的学术水平。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们可不可以把中国现代戏、或古典戏曲拿来与奥尼尔的戏剧作一下比较。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双方都有许多好的东西值得借鉴。通过比较，才能更明白人家，更明白自己。

这次奥尼尔学术讨论会聚集了全国的奥尼尔专家学者，大家一起研究奥尼尔，学习奥尼尔，机会难得。我



们要研究人家，人家也在研究我们。这种交流很必要。闭门研究是找不出好东西的。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多多汲取好的东西。值得学习研究的，不只限于奥尼尔，还有许多大剧作家也需要研究。

奥尼尔戏剧对美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相信随着我国奥尼尔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愈来愈多的人会了解他、喜爱他。

(王岩根据曹禺同志1987年2月24日在中央戏剧学院举办的全国首届奥尼尔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本文已经曹禺同志审阅)